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五

宣祖朝二

庚午三年春二月嶺南大饑遣吏曹正郎辛應時按察賑救○兵曹參判白仁傑上疏請雪乙巳己酉之冤 上下其疏于大臣使之議啓李浚慶等議略曰乙巳之事實多可議之端己酉之獄最爲冤枉但前日 聖教以爲乙巳人等事非今日所當議臣等不敢容喙矣時灾害切迫人心洶懼三公別無建白士論非之仁傑既發乙巳伸冤之端衆情憤鬱

咸以為冤枉未伸致此旱災後慶見物議難
抑乃率同僚發論只請雪丁未壁書獄己酉
忠州獄冤死人猶未舉乙巳獄翌日三司發
論請雪乙巳以下冤枉猶未舉偽勳○親祭
于社稷祈雨是日雨○弘文館上劄請從兩
司伸雪之論並論削衛社偽勳劄曰在昔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而尹元衡兄弟與
尹任搆隙含怨日深於是有大小尹之說識
者已知其為禍胎矣元衡與李芑等潛謀秘
計無所不用其極只為報怨之術不顧宗社

興亡 仁廟即作元衡等乃造不測之語欺
罔 文定驚動 明廟每以爲大禍朝夕將
起當是時也 文定深居內殿 明廟方在
冲年外間之事何由灼見玆不能不動於邪
說而尹任叛逆之名肇於此矣及 仁廟大
漸丁寧授受 明廟以嫡統介弟入承丕緒
天命人歸名正言順如白日中天億兆咸覩
孰敢有異議於其間哉只緣元衡與李芑等
挾憾煽毒將藏善類鼓無根之說搖動宮掖
脅制朝廷尹任固爲机上肉而柳灌柳仁淑

皆與李芑有嫌故俱得大罪猶未敢加以叛逆之名鄭順朋以陰譎叵測之人欲圖大利誣飾進疏敢欺 君上於白日之下兇謀既逞大禍斯作夫以尹任麤鄙無狀濫侍宮禁之罪誅之固不足惜而叛逆之事實無形跡罪非其罪矣況柳灌之盡心國事柳仁淑之好善愛士者豈有毫髮疑貳之端哉三人既死無可推問林百齡知尹任之婿李德應輕躁怯弱可怵以威遂誘脅百端約以免死彼德應之愚妄冀其苟活胡言亂語莫見端緒

羣奸捃摭其稍涉不道者定爲叛逆之律此以一人之亂言斷其大獄也夫三人之罪誠是叛逆則當推鞫得情明示典刑夫誰曰不可令也不然始則或遞或罷次則竄謫次則賜死終則梟首夷族不問其情不取其服自古未聞誅叛討逆之擧迂回不明若此其甚也至於瑠之被訊也酷加陰刑極其慘毒瑠不勝其苦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敎之乃得取招鳳城之死出於金明胤之讒口壁書之禍生於鄭彥慤之毒手忠州之獄始

於同氣之鬩墻成於元兇之鍛鍊紛紛告變
者不知其幾此由罔蔽 君上羅織忠賢寃
痛極天舉國之人莫不知之故元兇恐其奸
狀發露欲以戕殺之威鎭定國人於是貪功
嗜利之徒希旨生事此所以告變者接踵而
善人無子遺也彼誠叛臣也則既誅之後人
所同惡衆心帖然矣奈之何淸議日沸人情
不服必大加誅戮芟刈士林然後厪能箝制
萬夫一談之口使之不言耶夫以 明宗大
王之恭儉愛士少無失德而臨御二十餘年

天心未豫灾異荐臻水旱極備癘疫頻作日
月薄蝕星宿騁恠盲風恠雹暴發無時桃李
冬華山冢崒崩其他虹霧雷震之變草木昆
蟲之妖史不絕書迄于 殿下變恠尤酷殆
無虛日夫孰使之然哉豈非大冤未雪傷和
召沴以至此極哉 明廟末年天誘 聖衷
惕然覺悟漸啓伸雪之端弓劒忽捐睿志未
就垂簾之日克遵遺意人皆引領而望庶見
天日還照而霈恩中止此亦幾會未發而然
耳今則舉國之人同然一辭願雪忠賢之冤

頋食奸宄之肉此豈非辨誣誅奸之一大幾會乎　明廟末年覺悟之意皎如日星　慈聖垂簾伸雪之恩盎如春和在今　殿下不過遵　先肯奉慈衷以終其事耳何所未燭而遲疑至此乎嗟呼廟堂老成之相孰非　先王之股肱乎朝著夙夜之賢孰非　先王之臣子乎　先王仁深澤厚臣庶感戴有如天地父母一朝昇遐攀號莫及喬山宿草淚痕纔晞若使乙巳之人稍有可疑之跡則今日為何等時而乃欲伸雪如此汲汲耶為人

臣子者乃含沒世不忘之 先王而欲庇叛
臣地下之朽骨天下之理寧有是耶目今公
議否塞人心洶懼如沸如羹罔有攸屆今日
之勢若非盡雪無辜悉削僞勳則終無以鎭
慰衆情肅淸朝綱而是非未定倚伏無常國
之存亡未可知也噫奸兇威脅士林動輒搆
禍者爲日已久削勳二字人不敢出諸其口
豈非積威所刼心膽墮地而然哉大臣引而
不發兩司言而未瑩臣等忝在論思之地亦
不免趦趄囁嚅今始進達臣等之罪大矣伏

願　殿下深思夬斷先責羣臣以不能盡言
之罪然後渙發俞音乙巳以來無辜之人悉
復官職因削僞勳告于宗廟社稷與一國更
始上以繼　先王未伸之志下以雪羣賢九
泉之寃弘文館既發削勳之論兩司並請削
僞勳自是舉朝同辭以請　上命丁未已酉
罪人並伸雪唯李弘胤不赦削奪李芑鄭彥
慤官爵○秋八月大臣三司連啓乙巳伸寃
事不止　上御思政殿命召三公左右贊成
參贊六卿三司長官咨議處分削奪鄭順朋

林百齡官爵○三公率百官伏閤請削僞勳
仲雪柳灌柳仁淑之寃自是兩司日五啓玉
堂日上三劄九月臺諫以久未蒙允辭職不
出十月臺諫復就職論雪寃削勳如故乃命
仲雪柳灌柳仁淑逆名○冬十二月崇政大
夫判中樞府事李滉卒命贈領議政賜賻葬
祭如禮滉既歸鄉里屢上章引年乞致仕不
許至是有疾戒子寯曰我死後該曹必循例
請用禮葬汝須稱遺令陳䟽固辭且墓道勿
用碑碣只以小石題其面曰退陶晩隱眞城

李公之墓以嘗所自製銘文刻其後可也數
日而卒寯再上疏辭禮葬不許滉字景浩其
先真城人天資粹美材識穎悟幼而喪考自
力爲學文章夙成弱冠遊國庠時經己卯之
禍士習浮薄滉以禮法自律不恤人譏笑雅
意恬靜雖爲母老由科第入仕通顯非所樂
也乙巳之難幾陷不測且見權奸濁亂力求
外補以出旣而兄瀣忤權倖竄死自是決意
退藏拜官多不就專精性理之學得朱子全
書讀而喜之一遵其訓以真知實踐爲務諸

家衆說之同異得失皆旁通曲暢而折衷於
朱子義理精微洞見大原道成德立愈執謙
虛從遊講學者四方而至達官貴人亦傾心
向慕多以講學飭躬為事士風為之丕變
明廟嘉其恬退累進爵徵召皆不起家居禮
安之退溪仍以寓號晩年築室陶山有山水
之勝改號陶叟安於貧約味於淡泊利勢紛
華視之如浮雲然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
於人而於進退辭受之節不敢分毫蹉過
上之初服朝野顒望皆以為非滉不能成就

聖德 上亦眷注特異滉自以年已老才智
不足當大事又見世衰俗澆儒者難以有為
懇辭寵祿必退乃已 上聞其卒嗟悼贈祭
加厚○副提學盧禛累疏乞歸養老母不許
給暇歸省禛既歸鄉又上疏辭職乞伸終養
附陳箴戒略曰 殿下作其即位未嘗不以
古昔帝王自期自頃以来浸不如初嘗有謂
古難行之意切切於近規拘拘於守常凡政
事設施之間只取諧於俗者而用之恊於心
者而行之則終至委靡汚下而止矣 上優

旨答之仍命道職令本道題給老母食物

辛未四年秋八月康陵丁字閣災 上與百官素服五日禮也

壬申五年春二月 上親耕籍田還宮大赦受百官賀○三月 中殿親蠶○秋七月 穆宗皇帝昇遐訃至 上率百官擧哀如禮行斬衰三日而除○前司諫院大司諫奇大升辭遞南歸路得臀腫行至古阜姻友家遂不起 上聞其病重遣醫齎藥馳救下旨慰諭未及而卒司諫院啓曰奇大升自少有志聖

賢之學所見超詣與李滉往復書尺講明性理之說發前賢所未發者入侍經幄所陳無非二帝三王之道一世推以爲儒宗不幸有疾歸鄕中道而卒家世清寒無以爲葬請官庀喪葬以示國家崇儒重道之意　上允之

癸酉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下教求言召成運李恒使乘馹上來將問弭災之策皆辭不至

○以金誠一爲正言　上一日於經筵問曰以予視前代帝王可方何主有對曰堯舜之君也誠一曰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桀紂　上

曰堯舜桀紂若是班乎誠一曰 殿下天資
高明爲堯舜不難但有自聖非諫之病此非
桀紂所以亡乎 上爲之改容○秋八月議
改軍籍搜捕闕額或遣御史或令本道都事
兼管○九月復以李珥爲直提學不許其辭
三召乃就職○三司交章請行呂氏鄉約累
啓乃允○李珥入侍經筵曰臣久在外今日
伏聞 王音殊不通利不知何故而然也竊
聞 殿下不樂聞戒色之語想必 聖質清
明寡慾不待人言故聞人此等語以爲不曉

而妄言故也然無則加勉不宜厭聞 上曰
爾曾上疏所言亦如此然人之語音自不同
予語聲自是然耳何疑之有珥曰 殿下初
年臣嘗忝侍經筵 玉音琅然未嘗如此故
臣敢獻疑 上仍問曰爾何故退而不來珥
對曰臣病深才疎自度不能有爲徒食廩祿
實負國恩不如退免罪戾故不敢進耳 上
曰爾才予所知也勿爲過謙之辭從今不更
退可也爾雖退居累上封章其不忘國事可
知也珥曰臣跧伏田里未知 聖學成就如

何人君雖深居九重若有實德則百姓觀感
四方風動今日民生憔悴風俗頹敗莫此爲
甚臣伏見 聖學之日章而終不見效臣竊
恠焉 聖質英明眞是有爲之資而卽位之
初大臣輔導失宜每引以近規排抑儒者之
論故至于今不能善治耳 上曰予性不敏
不能有爲耳珥曰若 聖質不至英明臣亦
絶望矣匹夫讀書躬行尚且志在安民況
殿下主一國之民操可爲之勢稟可爲之資
寧無慨然自奮之志乎鄕約是三代之法而

殿下命行之此近代所無之盛事但凡事有
本有末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鄉約乃正萬民之法也
朝廷百官未底於正而先正萬民則捨本治
末事必無成今者已舉盛典不可中止 殿
下必須躬行心得而施及朝廷政令皆出於
正然後民有所感發而興起矣○上御經筵
謂侍臣曰人心道心不是二心只於發見後
知其為道義則謂之道心為食色則謂之人
心食色之中節者亦是道心也李珥曰誠如

上敎殿下於義理所見精矣何不移此見於治國乎近觀天時人事日漸乖舛天變疊見狃而不懼紀綱解弛人心渙散將無以為國自 上若不奮發大志整頓頹綱則土崩瓦解之勢指日可待矣○弘文館上劄請立志以捄時 上答曰省所上劄辭意直切議論痛快覽之令人竦然可見才學之秀深用嘉悅第以予誠不敏不能策勵心神凡所施為動輒乖舛上以天心不豫下以人事多虞有君如此何事可成以予之身較今之時不敵

甚遠是以自知甚明非敢故為退託也李珥
於經筵白 上曰殿下謙冲退讓形於下教
臣不勝感激但謙讓有二焉不自滿足舍己
從人則為善之本也退託不進無振起之意
則謙讓反為病矣 殿下之言則謙矣至於
不從公論自是非人則反有謂人莫已若之
病臣竊憫焉今日三公皆是人望豈是專無
意思甘於尸素者乎雖欲建白恐拂 聖旨
不聽大臣之言反為 君德之累故閉嘿度
日若 聖旨在於求治則大臣亦必盡言而

廷臣各陳所懷矣○金宇顒白 上曰學問
雖多端要在講論古人之言收拾向裏以爲
身心上切己工夫耳不然則雖讀古書何益
近日伏覩 聖學高明所知極廣矣然政事
間未見其效無乃有書自書我自我之病乎
李珥曰今日國無紀綱無可爲者若令因循
則更無所望紀綱不可以法令刑罰强立之
也朝廷善善惡惡得其公正私情不行然後
紀綱立矣今者公不能勝私正不能勝邪紀
綱何由而立乎昔者楚莊王齊威王非至賢

之君也尚能振起垂亡之國終成富強之業
今者 殿下雖自托不敏豈居二君之下乎
宇顒曰 殿下立志用力於正心誠意則事
業當期堯舜湯武楚莊齊威不足言也珥曰
自古人之所見不同迂儒則以爲堯舜之治
朝夕可做流俗則以爲古道決不可行於今
日此皆非也爲治須以唐虞爲期而事功須
以漸進也自 上若欲有爲則必先躬行本
源澄澈然後爲治之具次第舉行而羣下聳
動矣既先修已必須尊賢所謂尊賢者非爵

之而已必用其言施之事爲然後方是尊賢
也 殿下固是好賢矣但名見而命之爵而
已未聞用其言也彼誠守道之士則豈爲虛
禮而來仕乎且未出身人若有才德則用爲
臺官此國家恒規也 上曰此事固然用賢
固好矣但不經事之人恐其作事過重也珥
曰 殿下每憂其過而不憂今日之全不做
事何也 上曰固執之人不聽其裁制必行
已志則奈何珥曰豈至於太過乎世衰道微
紛紛士子只知科擧爲發身之路彼第一等

人物必不屑屑於此也或疑未出身者爲臺
官則不善者混進若公論大行則此等必選
其人不然則文士亦多有不善者居要地矣
上曰此言是也珥曰今日之務莫急於恢張
公道而必須自　上無一毫私意然後使人
感發矣近日臺諫所啓若涉宮禁內需等事
殿下必牢拒羣下疑　殿下之有私安所取
則乎○冬十月復名成運不至　上聞運家
貧未有寒衣賜表裏一襲○十一月李珥更
請以未出身人通臺諫之路　上問盧守愼

曰此言何如守愼曰臣意亦以爲然但當出
自 聖斷不可牽制於人言 上乃下其議
于大臣大臣皆是其計李鐸言之尤力 上
乃允之○上夜御丕顯閣召近臣講書李珥
曰自 上言語甚簡羣臣之言略不俯荅
聖意以爲不足荅歟古人曰勿輕天下士羣
臣之言豈可不荅乎近以未出身人擇差臺
官之命下矣以 祖宗之法觀之則此不爲
異但今舉久廢之規故羣下知 殿下有回
治之志莫不喜悅但凡事必待自下建白無

出自 聖衷者故群下不知 上意所在若
殿下躬行之實昭著於外則下有甚焉者聞
風興起矣金誠一曰守令無有一人擔當國
事者國計民生自 上所已知也如此則不
出十年危亡之禍立至矣朝廷之命壅而不
行上下之勢散而不統經席之上雖有一二
建白之事節目纔舉他弊隨生如此而能治
其國者鮮矣 殿下不能正心以修本源則
一國人心豈能服從李珥曰命令不行之由
亦可以今夜卜之君臣之間當如父子上下

交孚然後事功成矣今者入承咫尺之地而
自上尚不開懷情意阻隔如此況於千里
之外命令豈通乎 上乃言曰以予爲不言
者是矣然別有何言耶今者所言皆歸重於
予之一身自顧無似固不能興治道也是以
不言耳珥曰此乃謙讓之語豈其信然乎
上曰非以謙讓也古人曰人豈不自知予亦
豈不自知珥曰信如 上教則須得賢人倚
仗而任之則亦可治國但自 上雖曰不能
臣不信也今 殿下沉溺女色乎好聽音樂

乎耽嗜飲酒乎好馳騁弋獵乎宮中隱微之事臣雖不知然前所陳者自古人君失德之事而似非 聖躬所為也乃曰不能何也但殿下所欠惟不立志圖治耳此正由學問上欠踐履之功故也 上曰今之所言予不敢當但雖凉德果無此失也自古人君有才有德故能治其國予無才德而時世適遇難治之日所以難於有為也珥曰 殿下既無失德則因此可以進德德進才亦生矣 上曰自古新立國之君考其行則不能無失德而

尚致小康立國浸久漸至衰微則雖有賢君不能爲治矣珥曰晉悼公年纔十四即位六卿强公室弱而悼公能自振奮卒成霸業顧其立志何如耳 殿下立志求治矯革宿弊則何治之不可成乎◯以成渾爲司憲府持平渾士望漸隆大臣每論薦不已至是李珥金宇顒具鳳齡等請以未出身人爲臺官有是命辭不至◯遣奏請使李後白尹根壽等乞將宗系弑逆已辨誣等事增入續修會典蓋皇朝方修續大明會典故也禮部尚書陸

樹聲等覆題曰據稱宗系各有本源既與李仁任不同又謂國祖由于推戴亦與弒王氏無預在我 皇祖之大訓固得于一時之傳聞在伊裔孫之辨詞實出於一念之誠孝宜念其世秉禮義克篤忠勤依其所請奉 聖旨該國前後奏辭備細纂入於 皇祖實錄内新會典則俟旨續修增入仍降勅諭略曰爾祖某久蒙不韙荷我 列祖垂鑑已爲昭雪改正兹者纂修實錄欲將前後奏辭備行採錄以垂永久朕念爾系守禮之邦且事關

君臣大義特允所請即命抄付史館備書于
肅祖實録俟後修新會典以慰爾籲雪先祖
懇情○廣寧摠兵李成樑設堡鴨江方山鎮
越邊人民將侵耕我界移咨遼廣衙門請預
行諭禁許之
甲戌七年春正月右副承旨李珥上萬言䟽極
陳時弊及弭災進德之說　上答曰省覽䟽
辭可見堯舜君民之志善哉論也古之人無
以加焉有臣如此何憂不治深嘉乃忠敢不
書紳第緣事多更張不可猝然盡變此䟽示

諸大臣議處且命謄疏以進○上以感冒久
不視事羣臣問疾則荅以平安承旨李珥與
同僚啓曰 祖宗朝雖有未寧之時不廢接
見至令入對臥內故上下情愛無間矣君臣
猶父子安有父母疾而子不瞻承顔色者乎
請頻接臣隣于便坐兼令醫官入診非但商
量對症之劑亦詢修心養氣之術則於調保
玉體大有所益而外人聞 上接見則亦知
玉體不至大愆衆情胥悅矣此是 祖宗朝
舊例故敢啓○上御玉顯閤接見大臣臺官

講官上謂李鐸曰近來上則天變非常下
則生民困瘁國家之事未知所底而顧予之
德無寸進而有尺退將何以濟事恐爲後世
子孫之憂矣如之何則可鐸曰自上遇災
警懼與成湯無異方今國事不至甚失緣臣
等無狀致此變異也白虹之變兵象也宜令
備邊司兵曹同議擇將防備之事以應天戒
○上御晝筵承旨柳塽等請特名成渾上
曰予不知其人也金宇顒曰聞其人學問通
明人君不可盡知其人而後名之也人以爲

賢則至誠欲見見之而後命之以爵可也又
晝講言及災異之事 上曰天人之理予未
有知其細陳之守顒極言天人上下流通之
理 上曰然但隋煬極惡窮凶上天無災此
類予所未曉守顒曰古人言高宗與天合德
故纔有失即有雉雊之異隋煬無道與天阻
隔故漠然無應恐或有是理也其後 上每
問此理守顒又言天非有意而有災無災也
但人之有道無道便有天理流通阻隔之異
恐或有此理也 上曰此終不可曉後復問

李珥珥對曰天人之間只有福善禍淫之理大無道之世無灾云者其說非是 上曰然○上於經筵與柳希春李珥金宇顒等論歷代人主 上曰唐太宗與曹操何異希春等曰太宗假仁而行與曹操有間 上曰太宗弑兄殺弟滅其十子予每讀史至此輒掩卷不欲讀今人所以稱太宗者只爲有治天下之才爾以予觀之雖或無才不能治天下而心路平正則豈不愈乎希春等皆曰 聖教是矣○二月 上謂李珥曰漢文帝何以不

用賈誼乎珥對曰文帝雖賢志趣不高見誼
大言疑而不用耳仍言近日　傳教儘善而
實效則未之見也　上曰何以則有實效耶
珥曰自　上每以變通爲難故終無實效若
不更張無以爲國　上曰若非　祖宗法則
更張何難珥曰非欲盡變　祖宗法至於貢
案乃燕山所加定非　祖宗法也臣非好爲
更張欲救民瘼也若欲改紀今日之政則必
求有爲之才若不效紀則求賢何用近日自
上眷注盧守愼而守愼求退此亦有意焉守

以有為耶宇顯曰 聖質英明迥出百王之
上加之以學問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 上
曰此言過矣珥曰 殿下英明寡欲決是有
為之資其不能善治者不為也非資質之過
也須自 上勉於學問明理知人然後可以
任賢使能惠及生民矣近日羣臣急請行鄉
約故自 上命行之臣以為鄉約太早也養
民為先敎民為後民生憔悴莫急於今日汲
汲救弊先解倒懸然後可行鄉約也德教是
粱肉也若脾胃極傷糜粥不下則粱肉雖好

其能食乎　上曰當初予亦知其難矣今已
命行而中止何如珥曰凡事自　上當躬率
之不然則民必不從　上曰鄕約今命中止
則民必不信珥曰旣停鄕約而不擧養民之
政則民必不信若擧養民之政則民必信之
矣李珥又白　上曰鄕約自　上本不欲行
故小臣一言自　上決斷如此以此推之小
人之逢迎君意者宜乎言必見聽也　上曰
予非不欲行鄕約也欲待民生蘇息而行之
耳今人不度時勢紛紛論議不可也珥曰論

議之定亦有二焉君子得君設施當理國人帖然心服則此以善定者也小人當國張其威勢一言有異必被奇禍人莫敢違此以不善定者也今之國事無毫髮不受病痛治之可謂難矣然苟能至誠求治則豈有終不治之理乎今日羣臣多不以國事為意此亦理勢然也從前不事公而事私者雖得罪不過罷免而已勉於國事者往往被赤族之禍宜乎營私者衆而奉公者少也今欲使人勉於國事必須自 上奮發使人人曉然知 上

意在於必治可也 殿下若欲做唐虞三代
之治則雖 祖宗法亦有不得不改者矣若
欲小康而止則可遵 祖宗良法美意也今
之所謂法 祖宗者只守近規之傳襲者而
祖宗良法實廢不行此甚不可也○上問李
珥曰雖有學問無才則不能為國成渾之才
何如可以致治平乎珥對曰自 上特召成
渾人皆感激但未知 上意欲一見而止乎
將欲任之以事乎才非一般有才智出衆可
以獨當大事者有才雖不足而能用羣策者

成渾之才智出衆則臣所未知若其容量則
可以能用羣策矣但成渾雖未若不改弊政
則亦末如之何矣○政院以日寒請於丕顯
閣御晝夕講　上以非前例不許李珥白
上曰殿下若只循尋常塗轍則決無振作之
理丕顯閣進講是何重難之事而　殿下不
從乎今日　殿下必須奮發大志一新政治
作聳動一時之舉然後庶可挽回世道矣
上以紀綱未振爲歎珥曰紀綱之在國家若
浩然之氣在一身也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

非一事偶合於義而襲取之也須是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仰不愧俯不怍然後浩然之氣充滿流行矣紀綱亦然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直必舉枉必錯功必賞罪必罰則紀綱自立矣 上曰每入經席惓惓陳說治道可嘉矣今行何事可以為治乎珥對曰為治之道何能盡達乎大槩先定大志得賢委任可也沈義謙進曰 祖宗朝視羣臣親密無異家人父子故能盡啓沃

之誠珥曰若於羣臣親密無間則可以細知其情狀而得其取舍之正矣　世宗大王知人善任亦由知其情狀故也　世宗朝用人不問久近高卑惟其人器相稱故有守一職而終身者有超擢不日而至卿相者六卿百司莫不久任故庶績以成其於儒臣眷遇殊絶故臣隣咸懷效死之心矣夫君子愛君以德固不係接待之厚薄若中人則視君上待之之如何耳且臣因人聞御製詩甚有愁鬱之意　殿下何以不樂如許乎　上曰是何

詩試誦之珥誦詩曰孤抱難攄獨倚樓由中
百感不勝愁月明古殿香烟盡風冷疎林夜
雪留身似相如多舊病心如宋玉苦悲秋凄
涼庭院無人語窓外鐘聲只自悠夫人君有
南面之樂得人而任職則可以泰然和悅矣
殿下若有心腹之臣二三人則何至於含愁
怫鬱若此乎臣自聞此詩數日之間心亦不
安矣且近日經筵官每以勿觀雜書進戒吟
咏情性固是聖賢所不免而但着意詞章則
豈不有害於學問乎珥仍與修撰尹晛論學

問於 上前上曰學問固是根本但顏子學
問已至而亦問爲邦今日豈無可爲之事乎
珥起而對曰 殿下誠欲有爲須痛革因循
之弊人情憚於改舊以爲今日旣行矣明日
何可卒變姑息如是則馴至於不可救矣是
時 上頻有微恙羣臣每進戒色之言修撰
成洛盛言修心養氣可以醫病之術 上戲
問曰如此則可以長生乎洛對曰然他日李
珥白 上曰上下皆失言矣長生是無理之
事也洛曰其時臣誤聞 天語以爲長壽耳

上曰大德必得其壽者舉理而言之耳若修心養氣以求長壽則非王道也壽夭在天但當順受而已珥曰　上教是矣但順受甚不易若毫髮自戕害則非順受也程子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此言當留念也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五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六

宣祖朝三

乙亥八年春正月初二日壬寅 懿聖王大妃
薨上謚曰仁順王后后方嚴守禮閫範甚飭
輔導于今 上正始之助弘多 上誠孝尊奉
未嘗違忤及薨哀毀盡禮中外感動焉○二
月 上在喪次羸憊不能支三公率百官請
姑從權進肉累日不允 恭懿王大妃勸從
廷請 上許之然猶素膳○三月 大妃發
引戒期 上將隨轝三公啓以自 上羸憊

不可從喪累日爭請　恭懿又懇請從之○
須行新軍籍○弘文館副提學李珥辭職不
許珥以疾遞黃海監司除副提學屬珥有疾
就醫京師累呈辭不許乃謝恩辭職曰臣竊
念經筵長官職在輔導君德維持公議非一
官守一言責之比也况今　聖上盡誠大事
哀禮兼至孝思之實聳動朝野此正　殿下
擴充善端進德修業之一大幾將順啓沃助
成允德責在經筵當擇第一人陳善格非以
冀薰陶之益此非愚臣所堪任請賜改差答

曰屢賜休告豈無其意爾今出仕予心良慰
陳善格非是予所期可勿辭○仁順王后喪
發引 上謂禮官曰臨下玄宮時予欲率百
官望陵而哭其令大臣玉堂議之副提學李
珥等啓曰禮有常有變躬詣山陵禮之常也
有疾攝行禮之變也五禮儀只道其常故無
攝行之儀闕外祗送儀皆禮之變也至於下
玄宮時全然無事此議禮之臣未及建白者
也自 上孝思無窮當此大事下教之旨允
合禮意傳之後世足為成法決無可疑也

上從之及望哭禮官告畢而 上猶號哭不
已政院大臣替入諫移時乃止左右侍衛莫
不悲慟○丙申祔葬于康陵是日反虞 上
祗迎于光政門外奉虞主于敬慕殿 上反
齋室○夏五月 上下教曰 仁順王后曾
臨朝聽政羣臣似合行喪三年令大臣禮官
議啓於是大司諫金繼輝謂大司憲柳希春
曰此事若誤定則爭之甚難不如固爭於初
也乃率兩司伏閤啓以為王后之喪自有定
禮令不可更議且以政院不遂啓為非并請

推考 上答曰嘗勿更議但子貢非不知三年定制而獨行六年之喪人之所見容或不同此事何至於兩司伏閤而又何必請推政院乎兩司乃退李珥聞之曰 文定之喪亦有此議尹元衡當國而尚無有以行三年獻議者況今日乎大臣賢也則自謹於禮矣不賢則自憚行三年矣如此之議十分無可廣而兩司卒爾至於合啓而爭 上教可謂當矣○司憲府持平閔純請於卒哭後倣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 上命禮官議于大臣

領議政權轍領府事洪暹則以爲卒哭後視事用玄冠素衣烏帶載於五禮儀不可輕變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愼則以爲白衣冠正合禮意而事涉變更自下不敢擅斷惟在斷自 聖衷上復敎曰予欲從左右相之議禮官與二公更議以啓於是弘文館上劄請從白衣冠之制 上令博考古禮以啓蓋上欲盡禮於喪故深納閔純之說朝廷舊臣多不悅淳守愼請二品以上三司長官會廷議 上從之弘文館歷考古事入啓且獻議

略曰必欲盡合先王之禮則當初上下當具
衰絰如儀禮之制別造布帽布圍領布帶以
為視事之服今既蹉過不能追復寧依宋孝
宗之制以白衣冠帶視事為近於古禮也若
玄冠烏帶之制揆之情禮有未安者宋高宗
朝羅點建白此制時喪紀廢毁易月之後純
用吉服故羅點此論猶愈於已也朱子君臣
服議辨論甚詳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從羅
點之議乎五禮儀撰定時參贊許稠只據羅
說為此制當時儒臣不能導　先王於正禮

至今志士慨歎豈可再誤於今日乎時廷議
二品以上皆以爲 祖宗時撰定行之已久
非後嗣王所當變更也三司長官則大司諫
金繼輝副提學李珥力持變通之論大司憲
柳希春是衆議 上見羣議不快於意傳于
左右相曰羣議皆言不可變更予難於獨斷
卿等其善處之淳守愼啓曰五禮儀大槩皆
從素色獨玄冠烏帶非禮今非大段更變只
改冠帶玄色從素而已臣等之議從白色冠
帶允得其當 上曰卿等之意甚合予心乃

從之其時儒者之論猶屈於舊俗閔純發議從者只兩大臣及李珥金繼輝二人而已緣上心堅欲從禮故卒從儒臣之議○戊申上親行卒哭祭祭後服白笠白帶白靴還宮羣臣之服皆同一洗謬規其後有喪人不敢更議遵以為式戊申壬申之喪儒臣追舉珥議盡復古禮則閔純此論啓之也○特拜李後白刑曹判書先是 上問朴淳曰刑曹長官每患不得其人請卿勿論職次高下薦其可堪者雖在郎僚亦可擢用淳對曰 上教如此不勝感激請退與同僚相

議奏名乃薦後白曰後白清白奉公可合此
任故特旨陞授○上於卒哭後猶未復常膳
三公率二品以上連日啓請　上引見大臣
侍從臺諫于便殿大臣朴淳盧守愼大司憲
尹毅中大司諫金繼輝入侍進啓請速復膳
上曰姑置此事只論政令得失生民利害可
也僉曰必也　上躬安寧可以有爲今　上
久不復膳將生大病廷臣遑遑悶迫追念及
此副提學李珥進曰近日自　上執喪盡禮
孝思之實感動中外臣一則悅服一則憂懼

悅服者以爲自 上孝德如此推此而修身
治國將無往而不用其極此太平之基址也
憂懼者以爲自 上元氣未完脾胃虛弱久
廢常膳將致重病也今者公卿百官廢職伏
閤此不可以威令止之必須自 上斟酌允
俞不然則百職曠矣羣臣將退 上呼珥進
前曰前歸鄉里仍拜監司久未相見矣仍問
黃海道民瘼而罷珥又因侍講書傳肯堂肯
搆之文仍啓曰今人只以膠守前規爲肯堂
此未可也以經文觀之其父定其基址而其

子搆屋然後乃善承父業也以國家比之則
祖宗創業多有未備者或時移世變多有可
矯革者則隨宜經紀當乎義理乃是繼志述
事也若只守其法不知變通因循頹隳是豈
繼志述事乎珥因問 上曰曾聞 殿下謂
侍臣曰予欲學問只緣多事未遑也此語誠
有之乎 上曰然珥曰臣聞此言一喜一憂
喜者喜 聖上有學問之志也憂者憂 上
不察學問之理也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
讀書而已只是日用間處事合理之謂也惟

其合理與否不能自知故讀書以求其理矣若只以讀書爲學問則非也本於日用之間事事求合於理一政一令皆出於正此乃聖上之學問也自 上質美寡慾其於學問不爲也非不能也然而即位數年無振作之勢臣民失望久矣今者孝思之德著于遠近此正所謂苟日新者必須日新不已擴充孝思然後臣民更不失望矣○贈故處士徐敬德議政府右議政敬德開城人家世單微業農桑貧甚敬德天資聰頴自奮爲學嘗以親

命應舉登進士卽拋科業不復試築室花潭上潛心道義其學專以窮格爲事或默坐累日其窮理也如欲窮天之理則書天字于壁既窮之後更書他字精思力究夜以繼日如是累年怳若明透然後讀書以證之常曰我不得師故用功至深後人依吾言則不至如我之勞矣其論多主橫渠之說微與程朱不同而自得於心充然自樂世間是非得失榮辱不以一毫芥意家食屢空處之晏然一日門生姜文佑來謁敬德坐潭上日巳亭午與

之講論略無困悴之色文佑入㕑問其家人則自昨糧絶不炊云　中廟朝薦孝行除參奉不就　明廟朝贈戶曹佐郎至是朝議欲加贈崇褒而朴淳許曄以其門人主張甚力上謂侍臣曰予觀敬德著述多論氣數而不及於修身似是數學其工夫亦多可疑何耶朴淳曰敬德常言學者用工之方已經四先生無所不言只理氣之說有所未盡故不得不明辨矣　上曰此工夫終是可疑令人譽之惡之皆失中矣李珥曰此工夫非學者所

當法其學盖出於橫渠其所著書謂脗合聖
賢則臣不知也但世之所謂學者多依倣聖
賢之說中心多無所得敬德則深思獨詣多
自得之妙非言語文字之學也 上從之有
是贈○六月 上詣景福宮問安于 恭懿
王大妃大妃下教曰卽欲勸肉于 主上而
堅執不從望三公啓請於是三大臣及侍從
諸臣皆啓以請從 懿殿之勸 懿殿從而
懇請 上始勉從之 懿殿别賜扈從諸臣
酒肉 上勉從 懿殿之請而御素膳如故

○上御朝講謂侍臣曰四書集註多有未穩處欲稍刪削以便觀覽玉堂可任此也副提學李珥曰此非臣所能獨當也學問之士不論出身與否使參玉堂同議刪削恐得其宜上曰前日大臣使予招見成渾予亦欲見矣但我國規式未出身人不得參經席雖招賢者只一見而已有何益乎珥曰誠欲有為則雖舊例所無亦可變通恢拓規模也學問之士處以閑職輪日入侍經筵則於助成允德大有所益矣○上召對副提學李珥修撰金

宇顯等珥啓閔純棄官歸田里賢者去國此可警省處也　上驚曰予未聞矣何故去也宇顯曰其人誠慤有學問真賢人也珥曰世習滔滔稍有直已之人羣怪聚罵使不得容其身此純所以去也以今時俗決無有為之望者自　上不為主張賢者何所賴焉且今時至誠憂國者極少國家事是人主之憂也人主不可獨任其憂須得賢者而共憂之不亦可乎　上曰喪制衣冠事聞亦多以為非人心如此不可有為珥曰不特此一事人心

時習不好久矣 殿下若欲有爲必多不悅
而沮撓之者惟在 上心堅定則豈有不成
之理耶又曰今日急務莫如勉 聖學以爲
出治之本而必得賢士朝夕啓沃根本立矣
曾請未出身人入侍經席而自 上難之此
事須更問大臣而處之且承旨親入啓事乃
中廟所已行也 成宗朝不時召見玉堂直
員名曰獨對此禮亦可復矣 上曰承旨親
啓行之似難若玉堂之官則當無時召見不
必持冊進讀只可商論義理也近規則朝講

無接見大臣之時予意欲頻頻召見矣珥曰此事甚美 上曰予欲親政大臣以為不可何耶珥曰親政是美事大臣所宜將順想是恐 聖躬觸冒暑熱辭不達意耳 上若親政須用超遷久任之法皇朝羅欽順請用此法而 中朝不克從我之 世宗用人以此法故庶績咸熙今之官爵朝更夕變有同兒戲百事不可做矣○大臣侍從臺諫入對請從權復膳不許領議政洪暹進曰臣曾侍 仁廟接饗天使得竊見 仁廟手甚瘦黑意

謂因喪消毁如此恐難支保　仁廟果成疾至於大故臣今見　上執喪尤切悶矣李珥曰臣聞　成廟初欲執喪行素既久而自覺漸憊謂羣臣曰素食果難予惟不近女色而已乃進肉膳三年不近女侍此非誠孝不足勢固然矣諒闇之禮既廢人君摠攬機務着以素食致疾機務付之何人乎○上始親視銓注以咸鏡道民生失所以監司不得其人乃命遴觀察使朴大立時李後白因事免官家居特拜後白為觀察使○上視銓注謂吏

曹曰勿用矯激之人務取淳厚之人金繼輝
聞之曰 上此教是矣但人君偏主此意則
柔佞者得淳厚之名剛直者受矯激之謗爲
害不淺矣○副提學李珥進聖學輯要仍上
劄子極論爲學爲治之道而末又別白變化
氣質之功推誠用賢之實措陳 上躬過失
剴切懇惻累數千言 上答曰所進聖學輯
要有輔治道深用爲嘉翌日 上御經筵謂
珥曰其書甚切要此非副提學之言也乃聖
賢之言也但我不敏恐不能行耳珥曰自

上每有此教臣疏以爲憂悶　殿下資質卓
越其於聖學不爲也非不能也宋神宗聞明
道之言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
曰陛下此言非宗社臣民之福也今　殿下
之言無乃近此乎珥自癸酉入朝始欲輯書
進覲情採經傳子史三年而成書至是進之
○三公百官復請　上從權日三四啓不從
恭懿王大妃親詣　上前終日懇請　上始
勉從　大妃仍下教曰　主上近日寢膳不
安且有嘔證不能進膳予終日懇請　主上

不得已從之不勝感激羣臣皆喜而退○冬
十月 上親視銓注以特旨除金孝元慶興
府使曰此人在朝使朝廷不靖當補邊吏
曹判書鄭大年兵曹判書金貴榮等啓曰慶
興乃極邊接近胡地非書生所宜鎮守累啓
乃命換富寧府使又特授沈義謙開城留守
時二人角立之說紛紜不已 上意疑孝元
先作異自立黨爲不靖故斥守絶塞以示譴
謫之旨義謙以 先后至親見重最舊故出
之陪都○上御經筵李珥講大學衍義克已

復禮章弭言顏子窮理之素明於天理人慾上
白黑分曉故直從事於四字矣 上曰顏子
非但明知儘是有勇故能向進不已如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此是勇處弭曰 上教至
當後世之人不能成就此學者正坐志不篤
也自 上既知其如此篤志勇詣則何所不
至近日自 上每發愛民之教聲下感動但
有其心無其政則民未蒙澤矣 上曰今日
民生比曩時何如弭曰比權奸當國時則浚
剥似減但貢賦徭役之規甚乖事宜若不改

轍雖日下憂民之教恐無益○上御經筵李
珥入侍因講義啓曰古者無學問之名日用
彝倫之道皆人所當爲別無標的名目君子
惟行其所當爲者而已後世此道不明於是
以行其所當爲者名之以學問之士此名既
立反爲世人所指目吹毛覓疵或指爲僞善
使爲善者諱秘遷就以避學問之名此後世
之大患人君須主張學問使俗流不得謗議
也學問豈有他異哉只是日用間求其是處
行之而已 上曰今日寒甚予則在廣廈細

氈之上豈有不堪所念塞上戍卒徹夜擊柝耳珥曰 聖意及此生靈之福也不但戍卒閭里凍餒者亦須軫念也○十一月 上夜對侍臣講書李珥曰天理人慾間不容髮二者初非二事人心未發時只是渾然天理每於動處善惡分焉 上曰動者因氣氣有清濁故善惡分焉天理人欲初非并立於心中也珥曰 上教當矣但既分之後界限明甚非天理則便是人欲 上曰所行雖善而有求名之心則亦不可謂之天理也珥曰心欲

求名而矯情爲善則是亦人欲也承旨鄭彥
智曰此言然矣但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
不好名好名之士未可深非安知非作之不
已乃成君子乎珥曰初雖好名而後日改心
務實則可成君子若終始好名則無其基本
矣安得成君子乎彥智之言有爲而發也今
世之人以放心爲惡者爲務實而不深斥若
見爲善者則必疑其僞惡好名不惡好利故
彥智之言矯時俗之弊也由學者心術論之
則好名之恥甚於穿窬由人君用人論之則

好利者不可用好名者不可棄也但不可柄
用耳 上曰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而簞
食豆羹見於色其無根本如此且好利者不
能欺人好名者善於欺人其弊大矣古人所
謂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者此言
有爲而發未見其穩當也珥曰 上教當矣
但爲善者與好名者辨之甚難若見爲善者
而輒疑其好名則無好善之實矣此不可不
知 侍臣將退 上乃講論古今事變反覆良
久至論唐太宗殺兄處 上曰不知天下是

外物故至於殺兄可哀也已珥曰　上教至
矣聖人固以天下為外物也然而聖人憂天
下之憂不啻如已之憂未嘗以為外物而不
之省也○十二月是歲遣謝恩使洪聖民兼
奏請宗系弑逆已辨誣等事情增入會典新
書禮部尚書萬士和等題曰朝鮮國王痛其
祖之冤而奏辨至於再三但前既奉有　明
旨王言一出昭揭宇宙信如四時誰敢輒為
增損宜將該國前後奏詞纂入實錄俟修會
典為之許載輒為便奉　聖旨是禮部欲以此

意請降勅宣諭順付使臣聖民聞之因辭于
禮部曰事未完了徑奉諭旨以回使臣所不
敢為也禮部從之
丙子九年冬十二月賜故贊成李滉謚文純賜
故判書金淨謚文簡皆遣官致祭
丁丑十年夏四月始定大院君嗣孫世襲之制
以堂上官世奉其祀○遣謝恩使尹斗壽金
誠一等奏請宗系改正事時謝勅諭恩兼為
辨誣送也○弘文館副提學柳希春卒希春
世居海南縣孤蹤奮起以文學顯當乙巳士

禑之時配鍾城二十年而量移逾年而 上即位蒙赦復用其在謫也覃思著述夜以繼日塞俗少識字者因希春教誨士多學文自此始及還朝久侍經筵至誠啓沃 上悅其精博動輒詢問所對必援據古昔無不晳然 上稱其奇年老乞退辭章懇懇 上輒加眷留賜賚優洽退歸之後復除副提學辭不許至是特進階資憲復下旨曰念卿久勞惟幄特陞資憲卿不可不來謝也矧今春服既成風和日暖行程甚穩宜速上來以副予意希

春得旨感懼欲謝恩而退既至病作遂卒
上驚悼命贈左贊成○恭懿王大妃弗豫
上命八道疏放罪人 大妃白于 上欲復
柳灌柳仁淑尹任瑠職牒 上難其事問于
大臣大臣權轍等依違回啓不敢盡言 上
只命還給柳灌柳仁淑職牒○冬十月妖星
見於西方光芒數十丈似彗非彗見者驚慴
上以星變延訪羣臣○京畿大水漂沒人居
江原道地震 上以災異疊出下教自責令
政院政曹湔滌舊習各盡職任○十一月命

削乙巳之勳復尹任贇成瑠桂君林等官爵○王
大妃薨禮官稟服制于大臣領議政權轍不
議于他相自以其意引宋高宗服元祐皇后
孟氏之例定 主上服齊衰杖期於是三司
及從二品以上皆爭論以爲 主上承 明
廟之統 明廟弟 仁廟之統承統爲重當
服三年之喪 上乃定行三年○十二月下
教中外布告削僞勳之意敎書曰國家値不
幸之運群兇肆毒於曩時人心有難誣之理
公議獲伸於今日諭予意於中外昭圖是始

日星在辰巳之兩年痛 勳華之繼陟姦人
不逞禍心無厭尹元衡以猰貐之性稔鬼蜮
之謀既憑肺腑之親兼據城社之勢挾私憾
於尹任久懷吞噬之志顧所憚者儲宮未施
賊害之術嫌成大小之說漸非朝夕之故謂
武夫之何知乃狺然而旁伺當 仁廟在位
之時無間可乘及 龍馭賓天之後惟意自
恣 明廟以介弟入承統緒位正 文定以
母后權臨宗社是賴有血氣者共戴一天為
臣子者孰懷二志敢造言於無疑之地實欲

逞其積憤之寃元惡豺咆羣姦蝟起芭與百
齡迭為心腹磁及順朋互相羽翼托密吉以
脅外朝屢被臺臣之折遣妖妄而撼內聽潛
成市虎之讒欲加罪而難其名始倡不自安
三字旋聚謀而為之辭終陷大無道重典柳
灌柳仁淑顧命元老帷幄名卿咸守正而不
撓以異已而就戮瑠亦何辜任之近屬亡命
秪偷生詐望視死如歸被孽非自作實緣指
無為有構成禍穽文致大獄誘德應而免死
俾誣其脈教毛麟而説言遂以為證講張眩

惑鍛鍊羅織畏清議之間蔑掩衆正爾盡劉
至如鳳城君之罹禍亦由金明胤之誣揑流
言無根成王之所未及知讒人罔極慈母之
所以見疑致維城之斯毁雖同氣而莫保尤
有痛焉不忍言者梓宮方臨外家之血肉狼
藉囊書僞撰內庭之拷掠慘毒非徒肆誣於
內殿實是搆禍於孝陵有擢髮難數之罪無
一毫可紀之善脅制　君父敢唾銅盤之血
汚辱宗祊至勒鐵券之名神人之交憤極矣
邦國之不亡幸耳然而白日中天雲霓漸釋

寶鑑當空魑魅莫遁肆 先王開悟於末年
痛姦宄欺蔽於初服量移遠謫之臣稍釋連
坐之孥雷雨之澤未霈存沒弓劍之痛逮纏
臣民予以眇末之資叨守艱大之業仰體
皇考之志親承 慈后之敎當丁卯之權同
收用舊人逮庚午之廷諍略採公論李芑鄭
順朋林百齡鄭彥愨等奪其官爵柳灌柳仁
淑等滌其逆名丁未己酉被罪之人復其職
牒還其籍沒一國之人雖欲盡革 先朝之
事未敢輕議顧輿情之益激抑天道之必復

劄　東朝親經變故在當日痛燭情狀乃於
一疢之彌留命雪四人之寃枉予於是詢及
大臣即命還灌仁淑職名惟任瑠事體至大
猶且持疑第以國言未巳衆怒有甚於水火
王候惟幾慰懷匪在於藥餌事求其是天不
容僞茲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命給任瑠職牒
革罷衛社功臣收其錄券亟達　懿殿且咨
羣情不吊降割未及頒教冞深摧痛越茲布
告於戲伸寃討罪既終　先王之意開國承
家永絶小人之禍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上

始命頒教大提學金貴榮製進詞意拙略
上曰此是國家大事當詞明義備以曉中外
豈可草草如此乎乃改命李後白製進
戊寅十一年春二月奏請使黄琳回自京師禮
部覆題該國遠年奏請盖緣避不韙之迹亟
伸先世之冤其忠孝至情委為迫切我　皇
上復許增入待書成頒到不必更憂脫漏奉
聖旨是故移咨知會○夏六月賜慶士成運
米又賜鷹　上以終始辭官高其風節至是
特旨賜米又以年老不堪茹菜賜鷹備獵鮮

運上跪拜謝○秋七月 上御經筵右相盧
守慎入侍因文義論驕字承旨姜緒言 殿
下蔑視羣臣凌駕一世許多病痛皆從驕字
上來守慎曰姜緒所言在敵以下受之猶難
竊覵 天顔無厭聞之色古所謂君仁臣直
者也 上曰緒之質直予素知之矣○八月
上出幸時見一小童在鹵簿下以為觀光童
孺也更諦之乃軍士也為之惻然下教曰如
許兒童心欲不離慈母懷抱執戈之役豈其
所堪予見此兒心懷不平夜不能寐予以不

敏叨居君位致有此事尤可恨也兵曹其點
閱軍士如有年未滿則皆可送還待年立役
也予寧失數千之卒不忍使兒童立役也於
是兵曹乃募軍卒使之引年退歸而軍士幼
稚者恐還鄉之後守令更定苦役願歸者小
矣○九月以金繼輝為大司憲繼輝見 上
後宮諸子漸長而儲嗣未定入侍經筵請選
經明行修之人以為師傅責以輔導 上雖
不即許未幾置師傅教王子卒如其言○冬
十月改修孝陵初乙巳羣奸以 仁廟為未

逾年之君減殺喪禮山陵工役多不謹至是
命修改乃夷其封改安石屏等物

己卯 十二年夏五月知中樞府事白仁傑上疏陳時弊首言載賜禄米 聖恩殊絶老臣感激不忍默默先陳 祖宗以來名變之大者後及當今致灾之由又言 殿下英明有氣首出庶物而治效蔑聞請陳 殿下受病之根又言臣前侍經席老耄昏瞶不能仰答
聖問退而聞同時入侍之言 聖教有曰今時朝廷何如此正老臣所欲言者也臣在草

野竊聞搢紳間有沈義謙金孝元分黨之說當時大臣與近臣議作鎭定之計啓於經席兩出補外然朝著不靖浮論雲興稍涉於義謙儕輩者指謂之西稍涉於孝元儕輩者指謂之東朝士皆入指目之中駁論一人則衆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駁也薦用一人則衆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薦也無不指以爲私情而臺諫銓曹亦不能措手足爲士類者雖欲慷慨論劾恐上疑其相攻擊也下疑其亦已也東西二字是亡國之禍胎也士之

特立者世不多見而庸碎闒茸者亦不可用則今日可用之士皆入東西之目矣以東攻西不可以西攻東亦不可若欲盡斥東西則是空 殿下之朝廷也必須調和使之同寅協恭者其君子之論乎又言趙光祖功德宜從祀文廟又言飭邊備修軍政繕器械論西北山戎南邊海寇事䟽凡數千言 上優答之令政院謄書一本入內備覽焉○以金誠一爲司憲府掌令誠一在近侍論劾貴近人多畏憚稱爲殿上虎河原君鋥以王室至親

淫酗縱恣侵害閭里誠一捕繫家奴重刑之宮家怨怒而不敢言 上於筵中問近來廉恥道喪何為而然耶誠一對曰有為大臣而亦受人賄贈者廉恥之喪無足怪也時相盧守愼在首席出而伏地曰誠一言是也臣之族人為北方邊將以臣有老母寄以小貂裘臣受而遺母矣 上曰臺諫直言大臣引過可謂兩得之矣臣僚能相責勵如是則國事可為也守愼亦厚謝誠一不以為忤○秋九月叙復尹斗壽為延安府使斗壽辭朝之日

上引見慰勞問曰何以治郡對曰延安民好訟薄牒甚煩臣才劣望輕恐不堪也 上默然良久曰予之待卿不以內外為間卿亦勿以內外為貳韙煩出守後當復召斗壽退而語人初意當久別 天顏欲一仰望而及聞天語丁寧感淚如泉竟不敢仰視矣斗壽與沈家最親又於乙亥排斥金黨過當論者指為濁亂又以貪賍至於枝劾而上獨待以舊臣終始扶植卒為大用 ○知中樞府事白仁傑卒仁傑字士偉號休菴仁傑老不任事雖在京士大夫不之重仁傑不以掛意祿來驅直皆歸之道

峯書院命駕往來宿留以寓景仰之懷至是疾篤 上問賜醫藥及卒下教曰賢宰卒逝于心驚動弔賻加厚仁傑高邁踈曠慷慨有氣節卓然志不在溫飽初師趙光祖景慕心服終身如一自乙巳之難冒萬死抗危言他人莫敢先直聲振乎一時姦黨亦懾憚不敢肆其忿同時得罪者竄死相望而仁傑止於中道定配五年而放歸田里雖積年困窮而未嘗挫志晚際登庸雖復齟齬而忠義之心白首不渝因事獻替必極其意年踰大耋猶

講學矻矻晝思夜索非性命之書不讀處家
貧儉服食粗踈凝塵滿席而不屑也 上重
其風節終始眷顧不衰
庚辰 十三年夏四月以鄭逑爲昌寧縣監逑律
身甚嚴謹於禮學聲名日著屢除官不就至
是始拜命赴縣 上引見問其所學且問治
郡何先對曰先修學政 上曰爾得名不虛
矣慰諭以遣之○秋九月領敦寧府事潘城
府院君朴應順卒應順以 王妃之父少無
干政之習恬靜自守居宅不侈人不知爲國

舅也○冬十二月以成渾爲掌令 上疾愈後聘召遺逸舊所不至者朝野欣喜成渾辭職不至 上三召不置因下教曰此人有病不可冒寒登途命給馬轎上來○李珥叅召入京拜職即引見于丕顯閣啓曰 殿下春秋鼎盛雖有微恙意謂不久復常而去月違豫舉國驚動無乃調攝或失其宜乎伏願清心省慾以保真元之氣 上曰久不相見無乃有所欲言者乎珥拜而對曰 殿下大病之餘善端開發號令之下悅服人心且民之

望無異初服目今生民之困日甚一日世道人心如水益下若因舊守轍則決無有為之望必大加振作盡袪宿弊然後庶可為治朝廷之上紀綱大壞大小之官不思其職已成風習此不可以一時威力治之必須自上堅定求治之志收名俊乂集于朝廷各觀其才擇授可合之職委任責成持之悠久則國事可整而治道可興也人君欲致賢才則必先修己何則賢才者不求富貴只求行道人君不先自修則賢才必不為之用而求富貴

利達者充斥朝廷矣是故修己為用賢之本也古者為官擇人久任以考其績今則為人擇官不論才之當否而惟以多歷清要為榮故朝遷暮移一人盡經各司如是而求其不瘝厥官者未之有也若不改此謬規則治道無由成矣 上曰臺諫例以避嫌數易故他官亦數遞避嫌之規古史亦未之見也珥曰此是近日弊習豈見於古史乎又曰人君如有所欲為則必採衆論衆論盈庭而擇用則必出于一若使衆人各行其議則反致騷擾

政出多門矣今者雖論議畢陳而自 上必
倚仗一二人可任經濟者擇其中而用之使
論議出於一然後可以漸升治道矣 上曰
今之三公豈易得乎予每事必咨而行之非
不擇用而近日政事終無所成殊可怪恨珥
問 上曰自上加恩禮於成渾近古所罕未
知 上意欲用其人乎抑欲一見而止乎
上曰成渾之賢予已聞知第未知其才如何
珥曰才非一般有可獨任經濟之責者有好
善而能用羣才者成渾之才若謂之能經濟

天下則過矣其為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
此豈非可用之才乎但痼疾在身必不能堪
憲官之職此人必須付之閑局時使入侍于
經席則必有啓沃補益矣又陳黃海道弊瘼
請減田稅之半革軍卒赴防之弊革魚鹽疊
籍之弊移粟以賑饑民命有司採用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六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七

宣祖朝四

（辛巳）十四年春正月掌令成渾承召入京以病不能拜命辭職 上遣醫給藥渾屢引疾請解官 上命遞職仍教曰待病差予欲見之不可以遞官之故徑先下鄉也○上夜對丕顯閣承旨洪渾曰天寒如此自 上宜加意調護 上曰予身雖病自可調理每念遠方戍卒何以堪苦因誦詩語云綠樹碧簷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金宇顒曰 聖念憂民

如此真堯舜之言也推此心而無間斷何事
不成○成渾以宗廟令拜恩 上引見于思
政殿語之曰聞名久矣大道之要可得聞乎
渾對以古今帝王為學之功 上復問以古
今治亂時政得失及拯濟生民之術渾隨問
以答 上曰欲見顏色其勿俯伏渾起坐
上曰無以予為寡昧勉留救予過失是日渾
已上䟽求退 上於座中取覽其䟽曰何以
求退乎再三慰諭使之勉留○賜成渾米豆
侍臣有言渾在京絕糧請給祿 上問大臣

如何盧守愼對以給祿恐無不可金宇顒入
侍言給祿非宜特以周急之義賜米豆 上
從之渾上疏辭 上答曰周之則受古人之
道也可勿辭○三月以成渾爲內贍僉正渾
上疏極言時政得失其疏曰臣山野樸愚初
無寸長蒙被 聖簡待以優賢之禮數年以
來恩遇罙隆有非凡庸所可承當臣自懷慙
懼抵死辭避而趣召愈峻不敢逃遁冒昧至
京日奏罷遣乃蒙名對眷顧尤異臣以蟣蝨
之微分甘溝壑誠不自意覲近 日月之光

獲承絲綸之音榮幸無比 天恩浹骨退而
感激通宵不寐雖湛身碎首莫報天地之恩
撫躬不逮驚顧靡遑且伏惟念詢訪之旨首
問大道之要次及治亂之原時務得失生民
困瘁靡不咨諏終之以虛心從善之教俾言
袞職之闕大哉問也至哉問也內聖外王修
已安民之道無不畢備自非學通天人明識
時務則莫能對揚休命今以臣之不學而敢
當之哉臣竊伏揣下有以仰見 聖心欽明
如日方中虛懷引接無所偏倚若使醇儒大

德進承此對則發微詣極感通契悟必有旋
乾轉坤之功豈非吾東方一大機會也愚臣
無狀叨冒至此益是羸病昏耗震慴　天威
迫於疾作仰荅之際辭不明白曾未足以殫
臣欲言之志追思愧慄慨然自歎極知荒陋
無以少展涓埃之效方欲乞身而歸然猶以
詢訪之下未盡所懷爲恨敢就四者之目掇
拾數衍以申一得之愚若夫　天聰之所厭
聞朝貴之所深嫉則臣愚不敏不避忌諱伏
願　聖明俯察邇言或加採擇爲臣惟大道

之要其旨遠矣道體無形真見絶鮮然根於
天而立於人體之身而達諸事實理充塞上
下昭著默而通之左右逢原初非窈冥之謂
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
即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而率循之則只
是一條路自源頭直下来耳人之一心萬理
咸備大本達道流行動靜何莫非天地之中
而秉執之常也然道之全體雖極高遠而實
貫乎日用淺微之間必升高自卑行遠自邇
然後階級不差可以循序而漸進矣是以聖

人之教不先於高遠而必始於卑近不過使人反以求之一言一動之際持守誦習之間博之以文開其向往之端約之以禮篤其踐履之實漸次經由時習積累潛心默契深造自得則一朝而貫通焉耳臣之淺見未領其要然於學者求之之方竊嘗有志而略識門庭請先言修為之方以為進步之地可乎臣聞始學之要必先立乎其大者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專一凝定使志氣常清而義理昭著此孔孟以來第一法門也然聖賢傳心之法

雖有定本而又若無定本者焉盖精一執中明善誠身上下一揆定本之謂也人非上智誰無氣質之偏乎氣質之偏若有餘於此必不足於彼一長一短不能相及以此局於小而蔽於私雖欲奮厲而進其道無由是以善學之人必先究吾身病痛之所在損其有餘補其不足人入異法初無定本若四勿敬恕之異旨由求進退之異訓隨人而不同是也夫如是故必須切問近思知要守約察病加藥的有切己之功然後精一執中之學有所

据而進不然則雖有美質不能成就人方指
為偏短而欠缺者已則自以為有餘而怠忽
人方以為偏長而厭之者已則自以為可喜
而篤好虛實相反以水濟水彌益其疾矣所
謂氣質之偏者有是德則必有是病有病而
不治者天下之至患也人言所及忌諱之最
切者其疾之最深者也氣質之蔽其害至此
而不知反則終至於有是病而無是德矣可
不戒哉可不戒哉此臣所以輒舉矯治氣質
察病加藥為進道之要也大抵朱子以後講

學明備義理不患不足而所患者實心不立根本未固耳真心既立竭力向前則聖賢一語為終身受用而有餘苟為不然雖高談性命妙入玄微而於吾身心有何干涉乎凡民所述皆腐儒常談固無新奇之說然於培養本根平實切要之功恐不能無少裨益而所謂保惜精神專一凝定使志氣常清者非但為養心之大法實為養氣養生之至訣古之聖王所以命哲命歷年者皆由於此矣嗚呼美質易得至道難聞三代以降豈無美質之

君而徒爲伯覇之主不聞大道之要者由不知反身之學故也臣之愚陋必以矯治氣質進言於黼座者其意有在而其心誠切惟

聖明之留意焉臣惟古今以來一治一亂久矣治亂出於幾微之分幾微係於人主之心以一心之明暗而用人之邪正由焉以用人之邪正而天下之安危判焉夫世道之消長易見而至微之本心難守民情之向背可知而一念之好惡靡常甚可畏也是以克勤于邦不自滿暇者禹之所以自治也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者舜之所以用人也三代之隆皇建有極明良相遇君心正而國定上下交而成泰治化之盛蔑以加矣降及中世亦各有才以君德之大小而為得人之盛衰如漢唐宋賢主之為君蕭曹鄧賈諸葛房魏姚宋趙普之為臣揆之大道雖有不逮而皆匡時救亂濟世安民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至於符秦之於王猛宇文之於蘇綽亦相得無間足以建立攻取為一時之雄唐之武皇周之世宗皆英烈之主也必得李德裕王朴委任勿貳

然後能決策制勝以成其志此亦不世之遇
也蓋用賢人主之職也賢才有國之器也良
工不能以鈍器善其事哲王不能以駑才成
其績是故能用人則人君雖或凡庸亦足以
維持其國不能用人則人君雖無失德未免
危亡以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三賢
國以之治宋理宗之夙興夜寢修飭如儒者
而不能用賢終信小人宋卒於危亡許衡有
言仁慈禮讓孝悌忠信而亡國敗家者皆是
也臣嘗以為過言及歷觀古史如許氏之言

者信有之矣可不懼哉然則任君子則治任小人則亂者古今天下不易之定理而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分又係於世道之升降焉善哉崔羣之告其君曰人皆以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叛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此理亂之所由分也羣之言其可謂至論矣欲觀治亂之幾者誠不可以不察也臣又惟君子小人之辨自古以為難然張浚朱子之論發露其情狀至矣真德秀編之於衍義之書者又極備矣臣何

容賛說臣竊以亂世之小人易知平世之邪臣難辨平世小人才局最長罪惡未著不如亂世之臣極其貪縱驕虐其迹易見也是以時君悦之俗士趍之能以隱微巧中君心善得於君肆其邪志焉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絶之者以此也但其不悦古道忌嫉賢才務自封殖不憂國事者其揆一也若察其心術之微觀其言色之際則自有臭味難掩其邪人君若能自正其心則何難辨之有哉古今治亂之效臣既略陳於此請以宅心圖治之要

終其說焉古之賢王莫不恭儉好善平心和氣以爲揆世御物之本焉恭儉則欲寡而本源澄清好善則從諫而見理愈明心平氣和則湛然淵靜淸明閑泰精神內守而客氣不撓氣血順軌而喜怒不溢應事之際惟見是非不見利害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夫如是故修身尊賢安民而化興矣嗚呼治亂成敗之理其幾甚明忠賢見之先事言之則多不見信事至而言則欲捄無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也惟

聖明之留意焉臣惟朝

廷時務得失之說則賤臣在野無所知解然
曾於搨前以賢邪無別旅進旅退無有任國
事者略擧其端矣臣請得以推其說焉夫醫
病者必知病根然後能施對證之藥以祛其
病苟不知病根而但曰藥石而已則鍼砭雖
具而回生實難矣今之國事綱維解紐百度
廢弛生民憔悴四方處處傷和召沴灾害並
至其故何哉豈 君上無道而害於政乎豈
權奸蠹國而貽害生靈乎二者俱無是也而
形證之見於外者一至於此 殿下曾究此

病根而思其對證之藥乎臣愚淺見竊以為
賢才不用而國無委任之臣故也天下之治
固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非一人所能獨
任也 殿下雖聰明睿智卓冠百王亦安能
獨治國事乎古語曰才不借於異代天生一
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今之時雖人物眇然若
以誠求之則千里之國豈無一世之才乎惟
嘗就其中拔其尤者而用之耳古今天下懷
才抱道者有幾人乎天生賢才使之有用故
明君必知而舉之與之共天位治天職相信

如符契相親如父子然後修明政教以為安民之化爲今世雖未可謂必有真儒亦豈無有才有學之士哉患在不能知而舉之耳大抵志於富貴者流俗之徒也志於道義者君子之徒也舜跖之相去甚遠而其分乃在善利之間不多爭也第君子之徒未必無病痛或有迂闊者或有過激者雖有此病終是善類而各有長處 殿下誠有志於治國則當就君子之徒察其病而賞其才刮垢磨光隨其高下而用之可也柰之何好善而兼疑其

好異惡惡而無愛其順從其於用人之際必擇其模稜罷軟循默無能者而寵擢之此類充斥高顯之位故每有特命有識莫不憂歎而都人皆曰某公命達故官日高矣絶不聞稱其德也噫孔子論服人心不過曰舉直錯枉而已舜舉十六相罪四凶而天下咸服者以舉錯得宜也今 殿下所賞拔者每出人望之外人心何由而可服庶績安得而不隳哉 殿下之意必以為儒士好異有過激迂踈之病用之則必不安靖不如流俗之人循

塗守轍可以易使自可集事無矯激之患也殊不知為政在於得人不得人而能治者無是理也流俗之人素無志尚唯愛官爵其從政也只能按文薄應故事以不失其窠座而已以之掌銓衡則先私後公不知以人才為已任以之講禮文則才劣識暗不知義理之所在以之主獄訟則唯視請託以之議弊瘼則只守前規平居所念惟在於利其身而視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泛然不入於心使殿下之國事不能進尺寸而日趍於委靡潰

敗不可收拾之地者皆此輩之所爲也 殿
下曾莫之察而方且以爲官高則德厚恭默
則和平優崇褒重執風草之勢以驅之馴至
視效成習士氣日卑而其流之弊將至於遺
君後親而莫之顧矣豈可忍言之哉 殿下
不究病根之所在而只憂國事之日非國事
之非豈有他故今此之病人莫不知而 殿
下獨未之聞者今之朝廷憂國者鮮皆恐此
言一發 殿下覺悟而失其勢利則孰肯言
乎間有一二忠賢憂時慷慨而亦不敢言者

良由不能見信於　殿下徒爲齗齗而無益
於事耳如臣一介孤賤草野之人痼病在身
決無進取顧籍之望臣若不言則終無言者
臣寧言而得罪不忍不言而負　殿下也嗚
呼自古爲國者豈必盡去小人乎小人亦有
才者也只是擇任賢相魚水相歡而小人亦
各以一才一藝展效其能也今之具臣豈可
一一斥去乎只可委任君子使主國論而有
才者亦各爲能臣使之稍遵禮法爲淸朝之
士大夫耳若今之大臣一二人則固是人望

第才非經濟志不當事但得醇謹自守時獻徽益而已以之坐鎮雅俗則可矣以之匡濟時艱則非所能也其餘高官以希次補於後者舉非清名之士無有繫民望者　殿下宜與大臣愼簡有才德者豫養而待之誠今日之急務也至如六卿之列亦須登庸有志之士參錯其間與之維持則時事庶可漸變矣堯之治天下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之治天下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今　殿下不憂得人而但憂時事之不治則憂雖深而無以解其

憂矣至於紀綱之頹敗如江河之潰決上下
內外不可隄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朱子曰
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君心公平正大無偏黨
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今求所以
整頓綱維大振頹風者其不繫於 殿下之
一心乎宮闈之內外庭之上人人徇私而不
徇公義意欲所在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
而後已所以公道日喪國法不行誠可寒心
殿下其可不正身率物杜塞其源乎嗚呼朝
無敢諫之風國無仁賢之托玩愒天工架漏

度日民生困苦而邦本抗揑則莫大之憂或
生於防慮之外者未可知也誠使　殿下深
信先王之大道察納莊士之讜言好其剛毅
正直引君當道之臣而進之惡其容身固位
無所攖拂之人而退之則本末交修治具畢
張而紀綱可立民生可安矣惟　聖明之留
意焉臣惟生民困悴之說則臣親經歷備嘗
疾苦其所以知之者深矣竊以我東之域山
川林藪十分而七土地瘠薄物産不與人民
稀少生理蕭條誠天下之貧國也近年以来

風俗奢侈公私之費日洩於華靡之習者固已大踰其物力之分矣而況賦役之重在古無比四民之中農為最困且諸色軍役苦歇不均近緣政失便宜民無恒產歇者僅存苦者流離侵及族隣輾轉蔓毒一人逃役閭里盡空根本日傷元氣日耗有不勝其憂者矣差科之下逮捕之際驅催程督愈深愈酷逼及於深山窮谷之中哀我赤子憔悴於窮餓之水火愁寃痛苦有不忍言豈但監門鄭俠之圖為可流涕而已哉臣每聞比隣烟火久

絶追呼旁午未嘗不蹙然動心而彷徨太息
也臣聞故老之言 祖宗朝貢法簡而不煩
至燕山荒淫昏桴大張暴斂斯作乃取 祖
宗時貢案而毀之以籍入口自是之後相承
七十餘年莫之敢議認為先王之典使當時
嬖倖流毒百姓者迄于今而未已豈不痛哉
近來臣僚或有論及於此者則 殿下監于
成憲愼於改作又慮更張之際重為庸人所
擾常若不喜其說者任事之臣無深謀遠慮
樂於因循凡有建白例必報罷其間幸有或

命施設者而不擇能手委之非人徒擾舊章
未獲新益 聖心益沮尤無有爲之望以致
坐視吾民之困而莫之救胥吏因之恣其奸
利竭生靈之膏血無有紀極嗚呼由今之道
無變今之法則雖使孔孟論道於內亦無匡
時救民之術龔黃接武於外亦無承流宣化
之地矣自古更張變而之善者常少變而之
不善者常多固天下之至難也 殿下慎重
其說不欲人人輕有論說亦宜也雖然損益
沿革之理求之史傳有自然乘除之勢無世

無之正如天地之運寒暑晝夜代序往復推舊而致新然後生意自然接續而化育流行焉夫聖王之法盡善盡美因時制中無以加矣而久則弊生者亦理之常也必有損益變通以繼其後然後後聖人之心長存不死仁愛之澤萬世賴之若夫　祖宗之心卽聖王之心也豈欲使斯民久困於弊法之中而莫之救耶且　先王良法美意多廢不行而後人添設科條以爲聚歛病民之制者守之益固此又豈務遵成憲之意耶臣愚狂僭敢願

聖朝毋先有適莫之心唯取事理之中一以
安民爲意詢訪大臣極加稱停別立一局名
之曰革弊都監以大臣領之其僚屬極一時
之選凡 祖宗良法廢而不行者修擧之久
而弊生者損益之重歛之害民者去之新法
之利民者行之會計國家一年經費凡式貢
之法量出爲入稍存羸餘以備不虞爲准而
賦之於民僚屬分司八道使之巡行郡縣審
衆戶口田疇之多寡物産之有無均敷平定
曲盡周詳而小縣之可倂者倂之冗官之可

去者去之則賦役之歌什減五六而田里之氓皆得安其生業矣賦役既輕則民無流亡而兵政可修矣此今日救民急務之第一義也臣又惟中國歷代之制以戶口多少分爲郡縣故或戶口不滿其數則自州而降爲縣者有之我國則不然或以小縣之地而爲州或以大州之地而爲縣初無定制差科之出則率以州縣官秩高下而徵之是以地小之民不勝其苦其爲不公不平莫甚於此亦宜通考整理斷以戶口田疇之實則庶幾少弛

倒懸之急以解剥膚之災矣此亦今日救民之一端也今日任事者言及救民之策則以爲張皇過計之憂莫肯念聽臣請得以明其不然古者公私皆有蓄積故曰無三年之蓄則謂之國非其國今者國儲不能支數年而民間則自新歲已無龠合之蔵只仰官糴待哺於升斗之間至於去年大侵而西道不能收糴又無公儲可救饑莩脫有連歲之歉則未知 聖朝將何以救民乎民之至畏者死也必不肯坐而待死則相奪未已必至於相

食大亂之兆明若指掌而議者方且夷然不動不思變通此何異卧積薪而待燃乎盖天下之禍亂起於民心之離怨民心之離怨生於賦役之繁重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物情理勢之必然者也天監不忒視聽自民以人心之離合而天命之去留决矣可不懼哉聖人所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維持於閒暇之日戒懼於無彊之休者非過計也臣歷觀前代衰微之象必見於中葉須得中興之主作新更化民心歸嚮天意重新以之垂裕後昆引

而長之乃不易之理也我國家積德開基治
成制定二百年于玆恬嬉之勢日甚一日要
須 殿下振而作之勞來拊循思結民心以
爲祈天永命之本者適當此時不可失也如
以憂深之言斥爲喜事之流習俗之論擬以
守成之義堅持積衰之勢坐待危亡之至則
民生日困怨氣彌盛乖戾之災四面而至人
心旣離天意可知脫有風塵外警盜賊內發
則上下渙散土崩瓦解雖欲悔之已無及矣
且天下國家大物也必置之安地而後安安

之之道有漸而成非可朝令而夕就也迨天
未雨綢繆牖户知道之言聖人讚之惟 聖
明之留意焉臣謹因淸問列爲四條粗伸未
備之蘊矣其言已畢而其意未已復以榻前
聖語設爲一目陳之如左蓄誠潛思硏究反
覆其志益苦而其願愈切矣臣聞忠臣言事
常患其言之不深無以感悟君聽人主聞諫
常患言者之過中有如暴揚君過二者常相
反而不相須故臣忠而不見信君過而不能
改終至於不相知而成千古之恨者相望也

臣以布衣下士一朝而進　殿下俯而教之曰無以予為寡昧言予過失可也臣不敢求之于　殿下而殿下乃先乎臣三代以下所未有也臣豈不感泣而忘其身思有以報效哉夫人君之失德非一而莫甚於惡聞其過盖惡聞其過則忠言日退而諛佞日進其政必亂而其國必亡非但不能為善治而已今殿下樂聞其過而誘之使言無間於疏遠之臣如此誠帝堯舍己從人成湯從諫弗咈之盛心也臣以至愚仰承明命其何以深識機

會劑進瞑眩以不負 殿下至厚之託哉雖然人君處萬民之上如太陽之麗天衆目所仰腹心好惡無不呈露於外雖欲自晦有不可得則臣雖愚賤亦有可知可言之端也臣竊伏田里仰覩 殿下恭儉自修其於聲色貨利觀遊弋獵凡可以蠹身害政者擧不累於靈臺以至宮禁之嚴禮教之密足以立家法而正內治外則尊禮大臣優容臺諫憂民之意發於號令之際仁心仁聞可以感民志而固國脈如一 殿下之盛德求之古昔亦罕

儔匹矣茀以人君一世之表也源也表正則影直源清則流潔自古及今未有人君無過而其國不治者也今以　殿下之德較之朝政則內外殊觀而憂虞萬端如此臣恐　殿下未免真有過失也臣竊覸　殿下天資英毅而涵養未純善端間發而持守不固是以受善之量未弘而忠言不契圖治之志未立而善政不舉好賢之意不專而腹心無寄此三者為　殿下之病此所以君明于上而政紊于下者也何以知其然也　殿下聰明絕

人英氣發露有獨馭一世之志有輕士自信
之意是以進言之臣溫醇謹慎則或見採納
面折廷爭則必致違忤論事之際言合乎
聖慮則必見酬酢稍拂乎 淵衷則必至不
悅是以羣臣伺候微意之所在凡有利害多
避不言或有 聖意所向不可動搖則雖儒
臣拂士以為言之無益徒取乖牾以致所言
他事亦不見用或懼 聖怒赫然重傷大體
故悚亙危怖不敢直截周旋回互費盡心機
而卒亦不能盡其忠也嗚呼此豈明時之所

宜有而 殿下亦無由盡知其情也夫以義理無窮人見易偏何得先立已意必以爲是乎處事之際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臣已陳之於前矣此宜 殿下之所深省也昔李泌侍其君君有過則憂形於色君有善則喜見於顏氣色和順無陵厲好勝之心故雖以德宗之偏私忌克言無不從蓋以泌之忠誠能感動其君故也後世必待有臣如泌然後從諫則忠直之路絶矣豈不殆哉嗚呼君仁則臣直國有直臣社稷之福也人君之

威非特雷霆雖道之使諫賞之使言尚難盡言況示不悅之聲色何以得人之忠告乎是以近日朝著之間抗直不撓者屈指無幾而亦皆鬱抑無聊不能久安於朝其依阿自容終歲循默者乃能承顔順志以爲久保富貴之計使 殿下孤立於上而朝廷日非士氣日消豈非大可憂懼乎此所謂受善之量未弘而忠言不契者也 殿下受 祖宗艱大之業思皇天付畀之責紀綱之陵夷非不憂也赤子之憔悴非不念也只是安常守故迄

無奮勵振作之志因循時月坐失事會而群
臣言及政事得失則必淵默不答經席之上
時講文義字訓而不見潛心求道着力向前
之意章奏之間雖有善言良策而亦不見略
有施行昔者虞舜恭己正南面而無為者以
九官十二牧皆得其人庶績咸熙故也今
殿下之國事日非此正君臣焦思圖事赴功
以迓續天命之秋而乃欲象垂衣之化晏然
無為非臣之所敢喻也臣聞楚莊王三年不
治蘇從入諫而手絶鍾鼓之懸任之為政國

富兵強齊威王八年不治諸侯加兵一朝發憤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而羣臣舉職齊國大治夫齊楚之君聖門童子之所羞稱也猶且悔悟振奮以治其國況以　殿下之明聖可以為堯舜而奈何臨政十有五年終不振起乎夫如是故有志於愛君徇國者則深憂永歎願忠而不可得若其貪位慕祿昧義無恥之輩則方將志滿氣得循資歷級馴致大官賢愚倒置庶績咸隳此所謂圖治之志未立而善政不舉者也　殿下聖學超詣明燭

是非其於善之當好惡之當惡不待人言而
取舍之分判矣獨於用人待士之際知其善
而好之不深知其惡而惡之不嚴泛泛兩存
雜糅爲一非徒好惡不決而又不欲以好惡
明示於人其爲防慮之密穆然深遠而與宋
祖洞開殿門光明正大之體不相似矣如使
國人皆知　殿下之心好善而惡邪如青天
白日萬物咸覩則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不言
而喻速於置郵士習可正風俗可變豈非爲
政之大務乎至於大臣是　殿下最所倚信

而亦不見際遇契合之歡大臣不敢盡其誠
殿下不深用其言幾於供給唯諾奉行文書
而已其他清名直節之臣待之無異庸衆人
只以爵祿羈縻而不見信重故庸衆人不知
出處進退之義者乃能久於其職而善士之
稍能自立者皆乍進乍退無有固志　殿下
只觀官爵之高卑而為之輕重其於忠邪臧
否不復辨別所以勞於求賢而賢人卒不得
用務於去邪而邪人卒不得去也忠者既少
而其言又苦而難入佞者既多而其態常甘

而易悅則 聖意所向潛移默奪於冥冥之
中而不自覺者較然甚明非但君子之不親
好惡之不決而已程子之言曰公則一私則
萬殊人臣不有其身只奉公憂國則千萬人
可為一心若自私愛身則人各為心安能合
一乎所謂武王之臣三千惟一心而商紂之
臣億萬心者是也今 殿下無委任親信之
賢而國無柄政如蕭何諸葛亮韓琦之臣故
朝臣各主所見千百其心論議多歧擾擾不
定如是而朝廷寧靖惠澤及民者自古及今

未之有也此所謂好賢之意不專而腹心無寄者也此雖三病其實一源皆由　殿下求道不篤求治不誠故也　殿下誠欲求道則必省身克己常若不及矣誠欲求治則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而樂聞忠言矣求賢如渴與共天職而委任責成矣昔者聖主明王屈己下賢皇皇汲汲如恐不及者無他願治之心良切而非賢則不可與共治故也至於秦始皇無道之主也乃能屈于王翦親幸其家其心誠在於混一故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

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至誠未有不
動者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今　殿下苟能誠
心求治端本清源舉直錯枉任賢使能則人
存政舉澤被生民坐享太平施及萬世矣臣
受天地罔極之恩無路報效竊傷夫以　殿
下清修之德不能為國乃與古之昏暗之主
同歸於不治誠不堪隱痛之情故不覺流涕
太息而極言之亦不知其言之太深而過於
切怛也且　殿下既命臣言而臣不盡言則
臣雖滅身不足贖罪是以竭誠不諱伏惟

殿下曲加容貸留神省察是臣區區至願也臣伏念人君即位之初恥爲凡主求賢志治粗若清明而不能實用其力於學則中年以後嗜欲既多忠直漸遠紛華聲色之娛日以消鑠其志氣故前明而後暗若二人然者多矣臣每讀史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宋理宗也我國家生民之困適丁此時而我　殿下勵精之治又在盛年臣以光前啓後之烈引領顒望於　聖明者非妄計也如使作聖之功不立於今日則安知數年之後　聖心漸不

如初而可憂之端又有甚於此者乎伏願
殿下惜時懋功敬修可願本之以大道參之
以往轍明習國家之務以濟蒼生之溺而尤
先用力於第五條之說察病加藥喫緊親切
則臣之志願畢矣臣之贅說只陳赤心而已
未敢自以為是也請以臣章下于大臣商議
可否而進退之又臣之願也臣辜懇不報義
當退歸而誠欲一言而去艱難綴緝言俚辭
複殆不成文加以忤犯時貴輕觸事機罪當
萬死 上答曰得聞至論深用嘉尚予雖不

敎敢不佩服○命賜成渾米菽時渾寓都下艱食 上問政院成渾受祿否對以渾未拜職名故不敢受祿 上特命戶曹題給米菽渾再疏辭之不許乃封置不敢用渾被旨欲引見故不得退歸進退俱難李珥白 上曰我國人心素輕每有一事必朋興進言故自上以爲騷擾而莫之肯從此固然矣但事之可否須當審處不可以衆言爲是而必從亦不可以衆言爲非而必不從須着成渾之蹤自 上示大臣而政院憲府玉堂羣起而

爭之此亦弊於時習也近日入侍之人每稱成渾不已渾雖善人人皆稱之則厥心必不安臣見其䟽別無大段之言但草野之人只知直截而不回互自 上必知其貢忠而稍加裁抑者欲以安朝著之心耳 上曰成渾之䟽與大諫之䟽同矣珥對曰平日意思同故論議亦同矣 上曰渾尚病耶對曰渾眞箇痼疾者自 上特用則下情所難測者循常授職則決無可堪之任不如褒美而遣歸以全待士之義也 上曰雖欲用之豈可一

見便決李予將更見矣　上御經筵謂侍臣曰我國州縣甚多故不能精擇守令予欲併省之未知如何羣臣皆對曰　上教當矣若併省極殘之邑附於他邑則民役甚寬矣　上曰沿革之事不可輕舉予欲不去其名而只以一邑之宰兼治數三邑未知如何領議政朴淳曰　祖宗朝頗有沿革此非重難事也李珥知　上意悶究思治退與同僚上劄請變通弊法改定貢案併省州縣久任監司且請用賢以作人才修己以清治本去私朋

以和朝廷　上答曰省劉良用嘉尚舊法之
變似難輕議然當議大臣處之乃下章于政
府○左議政盧守愼辭疾不已　上手札諭
守愼曰自古國家興衰治亂不一其道惟在
乎用人而已用人之中相臣爲重相得其人
則雖有闕德之主而能成一代之治如其非
人則雖有願治之主而或削弱滋甚焉甚矣
相臣之重也惟卿山川間氣星斗文章學傳
伊洛之脉道爲儒林之宗黃閣十年隱然有
喬嶽之功九鼎之勢以予之不穀致今日得

免於顚隮者是誰使之然也卿昔在瘴海沉淪于外天其動心增益出爲大用逮予叨承寔立台輔是天以卿授予也方切仰成之際遽見求退之章以予涼薄過擧日彰是以賢相棄予而去也忸怩不安若無所容卿以予爲不足乎如以爲有過也則誨之而已予將安意以承教卿未可退去而有後言也略諭予意是皆出自肺腑卿豈不有動於中也方夏溽暑善爲調理出而就仕是予之望也守愼承教涕泣乃出視事○僉知中樞府事鄭

徹棄官歸鄉 上謂侍臣曰鄭徹予不知其爲人但曾爲承旨予略觀其爲人乃介潔之人而盡忠國事者也顧謂朴淳曰予以徹爲材器卿亦知之耶淳對曰 聖教當矣 上曰予以爲其人狹隘必與人寡合今果然矣若以徹爲小人則渠必不服矣淳曰 殿下知徹深矣知人每如此則一時士流孰不心服乎

壬午 十五年夏四月大提學李珥進學校模範

先是珥侍經筵言及士習偸薄師道廢弛之

弊 上曰擇師養士之規卿作事目以進乃以擇師養士爲題目又作學校模範十二條以補學令未備者與三公會議商定以進
上教曰觀此書啓用意甚勤從當舉行○命
李珥製進人心道心說善惡幾圖及金時習傳○六月 上臨筵謂大提學李珥曰予欲講綱目卿可預選才臣俾專講讀以備顧問珥以奉教李恒福正字李德馨檢閱吳億齡修撰李廷立奉教李[山+樂]應選 上各賜內府秘藏綱目又命五臣除吏文漢語試射等諸

肄習俾專文事未幾以瘇疾沒 上問知
其有子仍以所賜綱目賜其子鄭昌衍代其
選○秋九月以李珥為右賛成珥三辭不許
乃拜命俄上封事極陳時弊其䟽略曰臣聞
上智明於未然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中
智覺於已然知亂而圖治識危而圖安若夫
見亂而不思治見危而不求安則智斯為下
矣恭惟 殿下以上智之資當覆隍之運危
亡之象明若觀火中智之所歎悶而終不見
治安之策可以上副皇天 祖宗付畀之責

下慰臣鄰黎庶顒若之望謂　殿下不知危亡之象則今之國勢岌岌童子亦知寧有聖明不知之理乎謂　殿下已知也則何恃而不出制治保邦之計乎嗚呼殆哉嗚呼殆哉危亡之象臣請冒鈇鉞之誅試陳其略焉世污於循俗績敗於食志政亂於浮議民竄於積弊此四者其大目也世污於循俗者何謂也世降俗末人心漸薄非有敎化振起之則風澆俗敗勢所必至今之世道如水益下習非已久視若當然禮義廉恥不復久矣循

俗者無謗異衆者指議故大小尊卑相率而
入於荒亂之境放心爲惡無復顧忌士子尙
且先利而後義則小民何觀焉甚至於遺君
後親無所係念三綱淪而九法斁者今日之
謂也無事時已解綱常之紐脫有緩急則將
必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矣土崩之勢翹足
可待此其爲危亡之象一也績敗於食志者
何謂也設官分職非祿其窮也將得人才以
治天工而今則不然爲人擇官不問才否大
官持祿固鮮憂國之志小官餔餟尤絶奉職

之念師師非度筋脉解弛一有欲治官事者則羣笑聚罵指為癡兒左牽右掣前拘後碍卒無所成至於胥吏之微亦得乘機售奸竟使失職習已成例由是士之稍知自守者不欲做官而惟慕爵貪榮及窮不能家食者或偷時得勢或屈心抑志乃能久於居官故大小臣僚皆不敢有意於職務其中彼善於此者只能按簿書應期會而已馴致庶績日敗百司皆弊延及郡縣無邑不殘內外空虛無以為國此其為危亡之象二也政亂於浮議

者何謂也自古為國必有執政三公統六卿六卿摠庶司貴以臨賤下以承上尊卑有序綱紀攸張今則不然廷議多歧朝更夕變是非之權莫適主張上下大小不相管攝朝紳千百千百其心所謂浮議者不知其所自來始微漸盛終至於動搖廟堂波盪臺閣則舉朝靡然莫敢相抗浮議之權重於太山銛於鋒刃一觸其鋒則公卿失其尊賢俊失其名儀秦無所用其辯賁育無所施其勇終莫知其所以然也吁亦異矣由是下而淩上賤而

蔑貴人各自用紀綱板蕩不顧義理所在而
惟觀浮議之勢而已噫政在臺閣尚云憂亂
況於政在浮議者乎誠千古之所罕聞也譬
如萬斛之船泛于溟渤無一人執柁一任風
浪此其爲危亡之象三也民窮於積弊者何
謂也法久弊生古今通患不有變通生理必
窮況我國家屢經權奸之手多立弊法踵謬
不改因微至大貽毒生民無有紀極而數十
年來未嘗釐革至于今日版籍之數田野之
闢太半減舊而責辦貢賦反甚於前故民窮

財盡輾轉流散民益少而役愈苦其勢必至於民無孑遺然後乃已也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目今民生日蹙如在水火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豈不深可懼哉孟子曰爲叢驅雀者鸇也今以斯民之倒懸倘有隣邦如曺莒者在傍則民必襁負而歸之矣此其爲危亡之象四也今此四象非隱微未現之幾也有目者可覩有口者可言 殿下寧獨未知乎漢臣梅福之言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若言今日之影則天文示變地道不寧水旱極備癘疫

連年草木山川昆蟲鳥獸百恠競出式月斯興此是何影乎嗚呼　殿下為一國之主則一國之不治將責之誰乎古之論為治者必以格致誠正為本今為老儒陳言孰不以為迂且遠哉雖然欲捨格致誠正而求治國者終無是理何則不格致則智不燭理不誠正則心不循理不燭理則無以辨邪正是非之分不循理則無以施任賢安民之術自古人君雖甚無道豈有欲亡其國者乎惟其智不明也故以亂為治以奸為忠惟其心不正也

故見賢而憚其守道遇佞而說其媚已此所以覆轍相尋而終莫之悟者也今 殿下天資睿聖寡慾清修恭儉禮下無少過失而臨御十六年治道不昇乃有危亡之象如前所陳則豈非格致誠正之功有所未盡而然乎嗚呼 殿下其以今日國勢為可以拱手垂衣終得保存乎抑欲匡救而未知其策乎抑有其志而不得其臣難於作事乎抑欲付之天運任其興亡而不容人力乎自古欲治不能者有二焉多慾之君自奉甚廣宮室之盛

聲色之娛馳騁弋獵之樂不能自抑故民不能堪而亂作者一也柔弱之君授柄權奸政不己出寄生於上左右耳目皆非腹心稍欲有爲便被鉗制者二也今 殿下既無多慾之累又無權奸之患欲王而王欲霸而霸在殿下度內耳誰禁而莫之治乎竊料危亡四象皆係於 殿下而革弊興治亦在於 殿下不爲也非不能也何以言之 殿下好善雖至而信道不篤聞人有忠孝清白一節之行則嘆賞不置聞人有以道學自任則或疑

其僞夫道學者必具善行行善者未必知道豈可重一節而輕道學乎惟 殿下重道崇儒之誠未至故發號舉錯之間喜循俗而惡異常直節之士疑其矯激含默之臣比於醇厚古道之說斥以大言由是流俗之士向風草偃咸曰吾 王不悅道學爲善者沮爲惡者肆稍自修飭則目以釣名同流合汚則許以任眞教化陵夷彛倫喪敗此所以世汚於循俗者也 殿下愛士之意固出於誠而惟是好勝之私未克求治之志不立故惓戀印

綬者順而承寵難進易退者逆而忤旨至於進賢則不論用舍而只以爵祿爲羈勒待士則不辨賢否而只以崇卑分輕重故欲行其道者顧忠而不可得彷徨躑躅終至於必退欲食其祿者雖毁瓦畫墁必以以次終至大官夫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而命德之器也君使欲得者皆進不求者皆退則天工之曠何足恠哉此所以績敗於食志者也自古明王誼辟不能獨治必得賢者而共國故大哉之堯猶以不得舜爲已憂君哉之舜猶以不

得禹皐陶為已憂人君任臣天地之道也顧所任有邪正而治亂安危係焉是故任君子則政治而安任小人則政擅而危君子小人都無所任則政散而亂此必然之勢也今以殿下之明聖小人固不得肆其奸矣至於君子亦未深信而任之不專故君子亦不能行其志是君子小人皆無所用也由是國柄無寄而朝綱渙散有如第宅無主路人皆入發言盈庭具曰予聖各以私見馳騁而橫議至於牛童馬卒乳臭小兒皆欲預論朝廷之是

非故朝廷不嚴國勢不尊此所以政亂於浮議者也自古繼世之君善於守成者有二焉繼治世則遵其法而治焉繼亂世則革其弊而治焉其事雖異其道則同也故真西山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此真不易之定論也今 殿下承積弊之餘宜講更張之策而每以改紀為難故變通之說略不採納譬如舊室材朽朝暮將頹而不易一椽不改一柱坐待覆壓是何理歟雖舊章成憲時移事變則或有勢難遵行

者故國初用經濟六典而　光廟創成經國
大典　成廟以後續錄多端此豈好爲紛更
乎權時適宜之策不得不爾今者非但膠守
舊章而雖誤規出於一時行之既久則認爲
成憲遵守益虔毒遍寰宇而莫之恤斯民何
罪値　聖明之君而終不得脫塗炭之苦乎
昔者諸葛亮曰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
亡孰與伐之臣亦曰不更張邦國必亡惟坐
而待亡孰與更張更張而善則社稷之福也
更張而不善亦非促亡只與不更而亡者一

般耳 殿下雖有愛民之心而不施安民之
政徒善無法民不見德此所以民窮於積弊
者也嗚呼我 太祖大王肇受天命 太宗
大王贊成大業 世宗大王鞏固弘基 列
聖相承至于 殿下 祖宗在天之靈於昭
陟降其有望於 殿下者豈不深且遠哉今
者民散兵銷倉廩匱竭恩不下究信義掃地
脫有外侮侵犯邊陲頑民弄兵潢池則無兵
可禦無粟可食無信義可以維持未知於此
殿下將何以應之耶今聞詔使將來西民已

無支撐之計今以 殿下之恪慎尚不能保
國倘使繼於後者稍不謹度則其亡必亟矣
不及今日爲貽厥燕翼之謨則是 殿下上
負 祖宗下棄子孫矣 殿下若於乙夜燕
閑之際念及於此則能無惕然警省者乎嗚
呼非常之績不可以常調幸而成也今將回
亂爲治轉危爲安一新世道迓續天命功光
祖宗業垂後裔則此固非常偉烈必樹立大
志奮庸熈載日有所事盡其才識然後庶可
有成矣今者上下束手恬嬉姑息則不進而

退者固其理也竊覸廷臣氣像萎薾賢者只欲持身寡過而已不賢者汲引儕輩托公營私在職之人皆無固志少有人言引疾避事朝還暮除不成模樣其於治亂安危漠然不入於心言及經國遠猷則賢者嚬眉猶憂
上意之難回其次諉之天命以為無可奈何若不賢者則直加非笑以為愚妄由是廟堂絕建白之議六部守文墨之規臺諫毛舉細故摘人舊惡以為日課侍臣尋章摘句閑言謾語以擬啓沃未嘗聞有一人憂深思遠提

挈綱領直言極諫者此無他　殿下不以有
爲之志昭示羣下故廷臣疑　殿下惡聞逆
耳而不盡其忠也噫自古人臣之獻忠者先
事而言則必不見信事至而言則欲捄無及
此所以死病無良醫者也今日之象非先事
之言也剝床不已必至於膚引繩不止必至
於絶豈可以目前之幸免遂以爲終無事也
哉今　殿下無意於救時則雖皐夔稷契布
列左右亦無益也臣可緘口矣如欲救時豈
可寥寥無策乎嗚呼　殿下誠能一朝慨然

發憤大振勇猛之志必以旋轉乾坤昭洗宇
宙光　祖宗裕後昆為期而篤信大道終始
典學居敬窮理兩進其功動靜云為一循天
則以一身立表準於上使一國臣民咸覩
聖心重道崇儒申明教化快若雲霧盡消太
陽中天則汚世濁俗寧無於變之勢乎如是
而至誠側席旁招俊乂明明揚仄陋惟賢惟
才不問其類用人只觀人器相當而已勿拘
常格各使稱職則食志之患非所慮也其於
賢者察之審擇之精知之深信之篤而委任

責成勿貳勿間使之舉其所知分掌百職各與事功考績課勞黜陟公明則清論有主而國勢尊嚴悠悠之輩亦皆俯首聽位各守其分矣浮議安得以亂政乎人君臨政每患無人此亦不然若三代君臣則固無議為如漢武帝非賢君也當其好大喜功之際材略之士宣力于外東恢西拓惟意所欲及其末年悔過斂迹養民保境則又有任土之臣運智制器便耕利民若使武帝求踵哲王則安知無道學之士出而應命乎世未嘗無人只患

人君求治不誠不能收用耳今日人物眇然

殿下俯視一世固歎無可用之才雖然　殿

下若誠心望治用當其才則豈不可做一時

之事業乎若積弊之可祛者則今難枚舉愚

臣之每達于經席者是改貢案省吏貟久任

監司三者耳所謂改貢案者列邑土地人民

大小不同或至懸絕而貢案之定無甚差等

苦歇不均而多非土産百物皆辦而分納各

司刁蹬之弊害歸於民胥吏弋利而公用不

加焉且近來稅輕有如貊道一歲之入不能

支出每以宿儲補用二百年積累之國今無二年之食國非其國豈不寒心今欲加賦則民力已竭坐守前規則不久必罄此非難見者也臣意若改貢案付之能手善於規畫只以土產均敷平定使一邑所納不過二三司則元入之數別無所減而民費則可除十之九矣如是寬舒民力慰悅民情然後量宜加稅則國用可以漸裕矣欲改貢案者非獨為民實為經費也所謂胥吏貪者設邑置宰只為牧民而今者邑殘民少多擁虛器吏民之

困日甚一日除拜之際亦難擇人而時議方以沿革爲難故所謂救弊者不過除衙眷而已四方蹙蹙蘇殘無日則終至於環八道而作曠夫矣此是何等法制乎此弊則殿下固嘗留意而屢言矣何故畏難而莫之施乎今若擇數三殘邑之接壤者合而爲一則此非驚世駭俗之舉而民役可減三分之一愼簡守令亦易於前矣所謂久任監司者監司爲一道之主久於其職與民相信然後王化宣焉號令行焉平日可以成政緩急可以應

變今則不然監司只任一期而不以家眷自隨故人皆厭之受命之日已有謝病之計苟淹數月無意察任而終以疾免故一道常若無主政無所寄民不被化其中乃心王室者雖欲整理政化而期月易滿不能有成故監司有無民不管他監司之設豈端使然哉今若於諸道擇巨邑設營使監司率眷兼爲邑宰久於其位如兩界之例而別簡朝臣之心存經濟可以牧民馭衆者往欽厥職責以成效入則俾參朝政無重內輕外之弊則四境

之民可蒙實惠而碩鼠之歌不作於邑里矣豈非安民之至計乎每伏惟念 殿下以英睿之質清粹之德不能推廣仁心施於有政故將與古昔荒嬉無度之主危亂同歸於一轍此臣所以夙夜悶惜腐心痛骨者也 殿下如以臣言為不妄則深思舒究詢及大臣少加採用區區至願也 上答曰觀卿上疏具見忠懇予非不欲策勵有為而眇眇寡昧才識不逮以至于今事與心違予亦竊歎焉當更加警省留念焉後數日珥入侍經席復

陳修己治民之道 上欣然酬酢討論竟日
而罷自是珥入侍每申前說曰用臣之策得
人授政頓綱振紀更張宿弊勿為流俗浮議
所沮撓如是三年而世道不回則臣請伏欺
罔之罪 上以其封事示入侍諸臣曰右贊
成自前每有此論予則以為至難不知更張
如何左右不能對掌令洪可臣對曰此是當
今急務也 上曰有說乎對曰比之此殿屋
本是 祖宗所創若歲久頹敗則其可曰
祖宗所創之宇不可修改而坐視其頹敗乎

必須鳩材聚工朽者改之毁者補之然後方得重新更張之策何以異此 上然之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七